

特别策划·守护美丽中国

扎根深处，自成美丽风景

■本报记者 彭冰洁 卫雨檬

买一张Z6801次火车票,21时18分从格尔木出发,长长的车厢里塞满了天南海北的口音,列车员经过时都报出同一个目的地——拉萨。

午后,正是当地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各拉丹东雪山在地平线上隐隐闪现,路旁偶尔可见小片水泊,清楚倒映着高原的蓝天白云,像一块块破碎的镜面遗落在可可西里的荒原上。

不远处,就是唐古拉山口。接下来,我们只能靠双脚走进无人区深处。狂风贴着地表刮过,迅速带走体表的暖意。在崎岖不平的戈壁滩上行走,记者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官兵们全副武装负重前行,却丝毫没有减慢速度。

最高的斑头雁繁殖地之一。斑头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仅8小时。这种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是中队官兵的重点保护对象。每年,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会往返数千公里,到五道梁交配,再去卓乃湖产羔。纪录片《藏羚羊大迁徙》让世人看到了令人震撼的迁徙过程。鲜为人知的是,这背后也有武警官兵在默默守护。

一条路,两辆车,每日往返300多公里。对巡逻中队的官兵们来说,刮擦、扭伤是常态。他们最大的烦恼是,一旦受伤,恢复期将十分漫长,凛冽寒风会将伤口越扯越大。

也像这些高原的植物一样,慢慢地扎下根来,发芽、开花、结果。”从巡逻路回来,记者站上沱沱河守桥中队的哨楼。随着一声汽笛响起,列车载着欢声笑语的人们,从窗外的长江源特大桥上通过,向着拉萨驶去。列车惊起的飞鸟在高空盘旋,远去。

记者手记

“人生的风景有时只是一瞬,但只要沉下身子,一直扎根到站立的深处,就会发现到处都是风景。”



君住长江尾 我守长江头

——走进武警青海总队“长江源头第一哨”

■本报记者 彭冰洁 卫雨檬 通讯员 杨浩 郭紫阳

特稿

守卫一座桥

来到“长江源”纪念碑,天南海北的游客一定不会忽略10米开外的一座小哨楼。雪白的墙上写着七个鲜红的大字——“长江源头第一哨”。



武警青海总队沱沱河巡逻中队官兵在可可西里无人区青藏铁路沿线执勤。

如今,守桥的日子已经进入倒计时,过去的点点滴滴总是不经意浮现在脑海。提到出现最多的一个画面,师格强的脸上止不住露出微笑:“是夏天,客车最多的时候,很多人站在车窗边向我挥手,火车司机也向我鸣笛。”

回到沱沱河边,每次站到哨位上,陈辉都会想起大昭寺的日光,明亮温暖,好像能直直地照到人心上。日复一日的守桥生活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后悔来当兵,更没想过离开,我要干满16年。”他说。2020年5月1日,邓国庭第一次站上“长江源特大桥”哨位。

庭因长江入海口的繁荣而惊叹,那是他未曾见过的长江的另一面。指导员胡明对邓国庭说:“我们都是与长江有缘的人。”



武警青海总队沱沱河守桥中队官兵在长江源特大桥哨位执勤。

凝望一道江

第一次见到邓国庭,是在营区的阳光温室。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从满园的绿色里迎面走来。当我们坐下开始交谈,看着他腼腆的、仍带有几分少年气的笑容,记者不敢相信这已经是他来到部队的第5年。

“万里长江第一城。”提起家乡宜宾,邓国庭神色里满满都是骄傲:“我家自来水管里流的都是长江水。”

行过一条路

同样喝着长江水长大,新兵邓志颖对“母亲河”最深的记忆,是那年在葛洲坝枢纽防汛堤上举行的成人礼。

境,阻隔了世人探索的步伐,也孕育了许许多多独特的野生植物。邓志颖所在的中队担负着青藏铁路沿线,从五道梁至开心岭路段的巡逻勤务,这片辽阔的土地还有一个更响亮名字——可可西里无人区。

版式设计:梁晨 图片摄影:杨浩